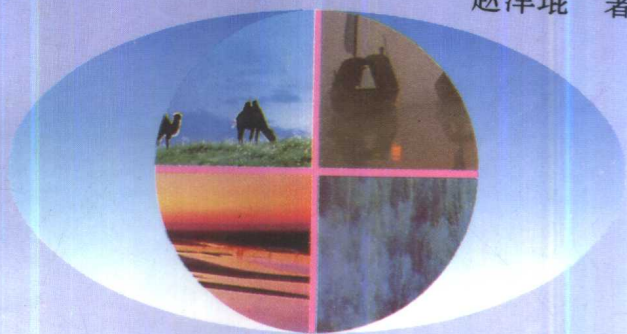


记者眼里的世界

赵泽琨 著



改革出版社

记者眼里的世界

邵华泽题 

赵泽琨 著

改革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眼里的世界/赵泽琨著.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 6

ISBN 7-80072-658-4

I. 记… II. 赵… III. ①通讯—作品集—中国②特写(文学)—作品集—中国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630 号

记者眼里的世界

赵泽琨著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全国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9.25 印张 2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1.50 元

内 容 简 介

翔实的材料,真切的感受,生动的写实,把读者带入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除个别篇章外,大都是1991年以后,作者作为一名有十多年经历的资深记者,对农村改革的大变化,流通领域的热门话题,救灾一线的百姓呼声,人大政协两会的专访,现代企业家风采,尤其是对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批评的报道,从中可以管窥一个长期扎根于生活之中的记者,面前所发生的事件和他眼里的世界。跋涉在农村风风雨雨的报道实践,锤炼了记者的眼界和文笔,使其文章既生动活泼,又真实无华。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记者难有平常心

记不清和赵泽琨哪年哪月在什么场合下相识的，印象中已交往很久了，彼此没有篱笆墙。静心想想，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平常心是道”。友谊就是道心。平平常常的友谊比轰轰烈烈的友谊要长久得多。

记者却不然，要保持那颗平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离开记者岗位已有五六年了，翻着墨香荡漾的《记者眼里的世界》，熟悉而又陌生。泽琨出身农民，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前，还干过两年生产队“小头头”。他1983年毕业后到《农民日报》当记者，从记者做到部主任10余年间，笔下里外都是土味，实在得掉渣。这生活我太熟悉了，不仅仅因为我也出身农民，而是泽琨笔下所坦露的活生生的现实。他对农村全景式的深刻描绘，使你能透过字里行间看到他那颗朴实的挚爱的心，厚重时如他家乡古城西安的终南山；飘逸时又似养育过他的蓝田网川灞水；感受一个记者所应有的良知，力透笔端，写农民为农民而歌而呼，心心相映。请允许我说，今天的读者能读到这样的文稿，已很感陌生了，象泽琨笔下这样干预生活的全景式作品已经不多了。这使我想起我在做记者时，曾把记者分为三种：一种是记者，他们爱生活为生活而歌，敬业精神常常感动采访对象，一笔千钧；一种是职业，他们把记者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这个职业既比较自由，又不太俗气；一种是地痞，他们视记者为谋利的手段，有吃有喝有赏的采访活动必到，写不写文章，会不会写文章另说。现在的记者是否还可分为“记者、职业、地

痞”三种呢？我不敢乱说，时光如梭，昨天的景象不是今天了，今天的景象也肯定不是昨天。

读泽琨的新闻作品，使我想到记者也好，作家也好，他们富于爱心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可能写出真情与深度。读者不是工程师，不可能成为每个行道的专家，但一位优秀记者却总是写什么钻研什么，力争成为行家里手。泽琨的新闻作品，因为懂行、真实而透亮。

社会上很多人挺羡慕记者这个行道，可是真正做了几年几十年记者的人的感受如何呢？我采访写作《中国新闻巨头的情外世界》时，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感叹“新闻甘苦谁人知！”最后为我的采访本签名时，却写道“新闻甘苦自知之”。科技日报总编辑张颀感叹“一半我在办报，一半报在办我。”我做记者时间不长，我的体会曾浓缩成一篇文章的标题“记者的一半是被告”。眼下什么行道都不好干，记者这个敏感的职业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泽琨能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文，难能可贵。

没想到，十多年来，泽琨曾获得过几十次部级及部以上新闻作品奖，证书堆了一大箱，更没想到他在上大学时就是一位狂热的浪漫诗人、诗社“领袖”，但我知道一个农民的孩子能有今天的善果，除了天赋，便是勤奋。

我曾拼命新闻而病而苦而恼而怒，结缘大佛功，才又找回了健康、欢乐和爱。愿泽琨拼命时爱命，因为无健康一无所有。

为朋友也为自己低声轻唱，权作序，谢谢！

纪 一

1995年6月8日·北京



作者简介

赵泽琨，男，汉族。1959年农历7月生于陕西蓝田县网川滴水边上一个叫北顶的小村。高中毕业回家，在网川里种了几年庄稼，在滴河里摸了几年鱼虾。1979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农民日报社，先后从事政治、经济、科技等报道，闲暇时写点小说，报告文学之类，与人合作出版过报告文学集《划向世纪的小舟》等。1993年聘为主任记者，现任农民日报群工部主任。

H2-13/08

目 录

※ 为民立言 ※

八百公里跟车记	(1)
再为运销户大呼一声	(4)
只顾地方部门利益使三乱成为痼疾	(6)
各家管住自己执法人员是当务之急	(6)
请沿途设卡各家先扫“门前雪”	(9)
滥设关卡已成一大公害	(9)
拆关撤卡要有行政措施	(11)
蓟县税检站无视报上批评	(11)
仍对农民强行加码乱征税	(12)
对四张单据的调查	(14)
要扫“门前雪”须治“顶风上”	(16)

【附录】

治理“三乱”重点是清理非法关卡	(18)
报道切中要害 更盼解决问题	(20)
罗干秘书长派人到大钟寺调查	(21)
国务院有关部门与运销户座谈	(22)
加强执法和执法监督检查	(22)
不准乱收费乱罚款乱扣车	(24)
搞活流通关键是抓落实	(26)
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要认真清理	(28)
苍山农民传看《跟车记》 也为运销户大呼一声	(30)
山东全面整顿流通“关卡”	(32)

像山东那样动真格的	(34)
山东全面整顿道路检查关卡	(35)
坚决采取措施解决“三乱”问题	(37)
接受批评不护短 严肃查处不手软	(38)
对错误——绝不护短 对运销——大开绿灯	(39)
治顽症须用猛药 撤关卡要动真的	(40)
齐鲁大路任你走	(41)
送你一本“白皮书”	(43)
《农民日报》记者行程千里明查暗访	(45)
学习山东河北经验 彻底整顿流通关卡	(47)
金乡县大蒜进京一路绿灯	(49)
像山东那样保驾护航	(51)
浅处无妨有卧龙	(52)
为“跟车记”说几句话	(57)
揭露三路里工商所出售假农药	(59)
三路里工商所出售假农药调查记	(61)
还我健康 还我生命	(64)
七千万亩果园的呼唤	(67)
五十亿元为何雷大雨小	(70)
请“热心肠”们出来张罗	(74)
九亿农民的期盼	(75)
为了百万名失学儿童	(78)

※探寻市场※

两条线运行	(81)
夏季粮丰收在望 各地收购准备怎样	(84)

怎样突破仓容不足的“瓶颈”	(88)
今夏收购会不会再打“白条”	(92)
产区销区怎样携起手来	(95)
走进市场探新路	(98)
市场里的新天地	(101)
生产流通大循环	(105)
唱红艺术节中的经济重头戏	(108)
十万农商闯白沟	(111)
白沟 给了我们什么深刻的启示	(118)

※置身灾区※

晓桥面临危机之时	(120)
抗洪前线的“后勤部”	(122)
灾难降临后的兴化城	(124)
洪水围困中的人家	(126)
汪洋中的“孤岛粮库”	(128)
江苏紧急向灾区调运种子	(130)
南通县允许重灾户“倒打白条”	(131)
灾区群众盼蔬菜	(132)
千呼万唤李德宏	(133)
南国擎天柱	(135)
重建家园	(139)
21%的争论	(145)
保险理赔要及时到位	(148)
长缨何日缚苍龙	(150)
打开泄洪的通道	(157)

※寄语两会※

扬鞭催马正当时·····	(161)
拓展城乡一体化的光辉前景·····	(165)
股份合作制发源地上的新突破·····	(168)
东部大跨越 西部怎么办 ·····	(172)
西部的回声·····	(175)
淡泊而致远的贾平凹·····	(179)
朱治国描绘“皮革世界” ·····	(182)
美丽的菇仙古丽·····	(183)
赵章光与“顶上消费” ·····	(185)
“乔老爷”消费轶事 ·····	(188)
申纪兰“拜师”吴仁宝·····	(191)
商海导航·····	(193)
古城镇江的外向型步伐·····	(195)
华侨之乡打好“侨牌” ·····	(197)
大上乡镇企业 农业才有希望 ·····	(199)
农业，千呼万唤《基本法》·····	(201)

※情系改革※

客家自古出英杰·····	(204)
卢良恕台湾归来话农业·····	(210)
农民孙华心当选副市长·····	(212)
在“成份论”夹缝中创百亿效益·····	(213)
把科教兴农推向一个新阶段·····	(216)
农业更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	(219)
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	(222)

清溪之路.....	(233)
少林僧南下广交会.....	(247)
为了实现总理的愿望.....	(249)
龙口有家“农民银行”.....	(256)
东方“克拉克”.....	(260)
苏南构筑高新技术产业群	
向国际市场迈进准备入“关”.....	(264)
农资部门拉响警笛.....	(266)
再送瘟神.....	(269)
由 6%到 8%至 9%.....	(277)
综合开发写出农业新篇章.....	(282)
后记.....	(285)

一路关卡一路罚，农民运销难又怕；请看—— 八百公里跟车记

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撤掉滥设的关卡，并强调坚决制止一切乱收费，乱罚款的非法行为。

也是这个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再次提出：撤销一切滥设的关卡，做到货畅其流。各地落实的情况如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山东、河北等地会聚到这里的运销户纷纷诉说：“我们搞流通太难了！走州过县，几乎处处都收费，站站都罚款。再这样下去，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只好烂在本地，我们只好窝在家里受穷了。”望着一张张涨得通红的脸，记者不禁怦然心动……

元月中旬，记者钻进山东省蒜苔之乡苍山县进京的菜车。装车，苫盖，打捆。忙活了一个白天之后，满载蒜苔的“解放”车傍黑儿启程了。车进费县，被穿警服的人拦住，不容分辩，“超宽”罚款就是10元。车经平邑，再度被拦，还是超宽，又罚10元。（据记者观察，基本没超过车厢板外5公分的标准）菜车驶进泗水县，货主王同和、郝永升紧张起来，他们惶恐地说：“前面的苗馆检查站，那可是雁过拔毛最厉害的地方。”果然，当菜车开到苗馆乡政府附近时，一束手电光直射到司机的脸上。记者看到，站在路旁的七八个人，有的身着警服，有的穿着工商

服装，张口让交 500 元。王同和再三恳求，没用。一名穿工商服人的抓起王同和的手提包，径自拿走了 270 元。接下来，郝永升又被叫进路旁的办公室。当记者跟随进去后，有人大声训斥：“出去等着！”此时已是午夜时分，记者看到，在这间办公室的窗外，10 几个货主冒着寒风等候着交款放行。听说有记者在场，他们一下子围了上来。河北清河县华胜畜产品加工厂的赵洪泽气愤地说：“我们从浙江湖州市畜产品公司购进 5 吨羊毛，在当地已交了检疫费，可到这儿硬要再收 150 元。现在我们只剩下 4 元钱，连途中的饭费都没有了。”

莱芜市羊里镇北留村贩菜户贾友和所谈的情况更是令人扼腕。那是元月 4 日上午，贾友和拉一车蒜苔到苗馆被查。因为交通局把 140 车型误写为 141 车型，尽管交通局已予更改仍不管用，还是被罚款 100 元。最令贩菜户王同海不平的是，那天菜车到陵县，被交警拦住要罚 200 元，嘴皮磨破，最后，花了 60 多元买了一桌酒菜才放行。

雁过拔毛，车过罚款，为什么罚？含糊其辞；罚过之后，不开收据；这是记者在眼车途中发现的问题之一。凌晨 4 点，贾友和的菜车开到黄河大桥，碰上佩戴着“红袖章”的带班检查人员，不问青红皂白，开口罚款 50 元。好说歹说，结果给了 20 元，没开罚款票据；7 点多钟车到陵县，交警开口要罚 20 元，不开罚款单给 10 元后放行；11 点多到河北景县，交警开口 50 元，软磨硬泡，交 20 元开了 10 元的票。

重复征税，重复收费，而且名目繁多，这是记者此行发现的问题之二。按规定，运销者应在销地纳税。可元月 13 日，王同海的菜车行至黄河大桥，磨了 3 个多小时，税务检查还是硬收了 218 元，为什么罚这么多？税务员宣称，其中 200 元为营业税，4 元为教育附加，14 元为城市建设税。贾绪文的菜车行

至泗水县泉林检查站，工商人员强令其交纳 400 元管理费。贾问：“不在此地销售，凭什么要管理费？”得到的回答是：“不在这儿卖也得交！”最后贾绪文交了 180 元才获准启程。

县县有关，到处有卡，这是记者发现的问题之三。粗略统计一下，山东的费县、平邑、泗水县的苗馆、尧山，新泰的楼德，济南的黄河大桥、临邑、陵县、德州；以至河北的景县、阜城，泊头的富镇、献县、河间、任丘、霸县等，这条 800 多公里的路，检查站约有十五六处之多。平均每起四五十公里就被“卡”住受罚一次，农民贩运一车菜，少则被罚款数百元，多则上千元。为了躲避关卡，不少运销户钻山道，走夜路，忍受绕路的艰辛，甘冒生命的危险；不少人受不了这种刁难和盘剥，索性收摊不干了。为了深化流通体制的改革，发展全国统一市场，中央三令五申要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但一些地方关卡乱收费乱罚款的违纪行为仍屡禁不止。对检查农民运销货车的沿途站卡，到底哪些是依法该设的，哪些是非法乱设的？对农民收费罚款，到底哪些是合法收罚的，哪些是乱收乱罚？对收费罚款的手续，应该怎样严格照章办事，如何堵住违纪乱开票或根本不开票等问题，在记者给这篇文章打上句号的同时，又拨通了有关部门的电话，将进一步作深入的后续报道。

（刊于 1992 年 1 月 27 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1 月 30 日人民日报二版全文转载。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又连续报道了多篇，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及其它兄弟新闻单位给予了有力配合，形成了新闻界的一个重大战役。最后，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专门写文给予很高的评价）

（此文获全国好新闻奖。系与傅之棣、唐圆结合作，还有不少同行配合了这组系列报道）

再为运销户大呼一声

本报评论员

三位记者数九隆冬趴在农民的菜车上，跑了 800 公里，目击了沿途关卡乱收费乱罚款的现场，其亲身感受，一是寒心，二是忧虑。

寒心，是替农民寒心。一车菜，顶多卖上三千五千，抛去成本、运费、开销、损耗，挣不了很多钱，却被沿途这个“费”、那个“费”一刮再刮，加之一路上挨累受冻、刁难受气，能不叫人寒心吗？

所谓忧虑，自不待言。如果照这样乱收乱罚下去，甚至越罚越烈，搞得运销户们愤而不干，最后真像人们说的：让蔬菜烂在产地，农民窝在家里受穷，城里人吃高价菜，那将是什么后果？

正因要推进农村深化改革，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组织农民搞流通，促进城乡物畅其流，撤掉沿途非法关卡，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但是，实在令人遗憾，对党的这个好政策有些地方仍然不听不办。原因在哪里？无非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找各的出路——地方要增一点财力，部门想捞一点利益，于是在国家规定之外立些名目，到马路边向农民伸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吃惯了这块“肥肉”，任三令五申也难以打住。

我们一向认为，合法关卡一定要设，合理收费一定要收，正当罚款一定要罚，这样做，都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改革健康发展。然而，像记者观察到的，关卡如此之多，收罚如此之乱，手续如此不清，其性质当属行业不正之风、违法违纪的行为了。

这里，我们愿同有关地方和部门就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商量几句：现在，全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已达60%以上。因此，流通问题，农民参与运销问题，已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课题。如果只顾局部利益，挫伤了农民参与运销的积极性，堵塞了这条重要渠道，那不只是农民减少收入问题，而且是不利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大计问题。话说重些，哪个地方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太出格，不仅今天为党纪国法所不许，而且说不定将来要承担阻碍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真诚希望有关地方和部门的决策者们对非法关卡当撤即撤，对乱收乱罚当停即停。至于那些日夜站在关卡的“大盖帽”们，我们理解你们绝大多数同志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体恤农民血汗来之不易，按照国家法规对待农民，不要再干乱收乱罚之事，为搞活流通，发展城乡经济多作贡献。